

(22)
著金庸

刀 銳 雖 內

(22)
金

秋

春

家

星期日，覺民照常到××公司事務所去辦事，在那裏並沒有星期日例假。他到了那裏，剛剛坐下，喝了一杯茶，覺民和覺慧也來了。他們差不多每個星期日都下午要到哥哥辦公室來玩。和往常一樣，他們也買了幾本新書。

覺新服務的××公司是經營商場事業的，這裏面有各種各樣的商店，公司事務所也在商場裏面，管理着經理等事務。而本城裏那個專門售賣新書報的書店也在這商場底左角佔了一個小小的地位。因此這書店與覺新弟兄的關係就變得更加密切了。

「我已經給陳老板聽過了，要他每次新書寄到，無論如何先給我留下一本。」覺新正鐘，就會被別人拿走了，那就不得不等多時候纔見到牠！」覺慧在窗前的一把藤椅上躺下去，翻開那本白色封面紅字標題的十六開本的雜誌，像捧着寶物一般，臉上現出笑容說。

「『新潮』這一期到得很少，我們去的時候只剩了一本，被我費力搶了來。要是晏幾分鐘，就夠了。」覺慧興奮地說道，這時候他翻到裏面的一篇論文，便讀起來，覺得很有興味。

「其餘的不久也就會到的，陳老板不是說過郵包已經在路上嗎？這三包是加快的。」覺民剛坐下去，這時扶着一把椅子離窗戶最近，其間只隔着覺新常坐的那把可以活動的圓椅。

兩個茶几。他坐的一把椅子離窗戶最近，其間只隔着覺新常坐的那把可以活動的圓椅。窗戶斜射進來，被淡青色洋布的窗帷遮住了，只留下一些含糊的影子。外面有脚步聲，其中一隻皮鞋踏在三合土的路上的聲音比較其餘的更響亮，更清晰，而且愈來愈近。房裏的人可以聽見皮鞋走上了石階，走進了事務所底大門，於是一瞬間這房間底藍布門簾動了，一個瘦長的青年掀了門簾走進來。屋裏三個人底視線都瞧在他底身上。覺新帶笑地叫了一聲：「劍雲。」

進來的青年是陳劍雲，他招呼覺新弟兄後，便從桌子上拿了一張日本的「國民公報」，在覺民旁邊一把椅子上坐了。他翻看了本省新聞，過後把報紙放在茶几上，掉過頭去向覺民問道：「你們學堂放了寒假嗎？」

「課已經完了，下個星期就開始考試。」覺民擡起頭，看了他一眼，淡淡地答應一句，又埋下頭去看「少年中國」。

「聽說今天學生聯合會在萬春茶園演劇籌款辦平民學校？」劍雲還殷勤地問。

覺民略擡起頭，依舊冷淡地回答說：「是有有的，我沒有留心，不一定是學生聯合會，大概是兩三個學校主動罷了。」他說的是真話，因為他平日對這些事情不大留心。他每天到學校就上課，

周威信正要出林，忽聽左邊一人叫道：「喂，姓卓的，乖乖的便解開我穴道，咱們好好來鬥一場。」另一個女子道：「你乘人不備，出手點穴，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好漢？」卓天雄轉過頭去，但見林玉龍、任飛燕夫婦各舉半截裁斷刀，作勢欲砍，苦在全身動彈不得，空自發狠。卓天雄伸指在短刀上一彈，鏗的一響，聲若龍吟，悠悠不絕，說道：「不論你有多少匪徒，來一個，擒一個，來兩個，捉一雙。」轉頭向蕭中慧道：「小姑娘，你也隨我進京走一遭，去瞧瞧京裏的花花世界吧。」

蕭中慧大急，叫道：「快放了我，你再不放我，要叫你後悔無窮。」卓天雄哈哈大笑，自己這副窘狀又多了一人瞧見，更是難受，心中一急，眼淚便如珍珠斷線般滾了下來。

卓天雄手按鴛鴦雙刀，厲聲道：「姓袁的，這對刀便在這裏，有本事不妨來拿去。你裝腔作勢，曉得過別人，可乘早別在卓天雄眼前現世。」說着雙刀平平一擊，鏗的響，聲振林梢。

袁冠南右手提着一枝毛筆，左手平持一隻墨盒，說道：「在下詩興忽來，意欲在樹上題詩一首，閣下大呼小叫，未免掃人清興。」說着東張西望，尋覓題詩之處。卓天雄早瞧出他身有武功，見他如此好整以暇，倒也不敢輕敵，當下將雙刀還入刀鞘，交給周威信，鐵棒一頓，喝道：「你要題詩，便題在我瞎子的長衫上吧！」說着揮動鐵棒，往袁冠南腦後擊去。

卓天雄打上去，還不將他砸得腦漿迸裂？那知袁冠南頭一低，叫聲：「啊喲！」從鐵棒下鑽了過去，說道：「姑娘叫你別打，你怎地不聽話？」

卓天雄迴避鐵棒，平腰橫掃。袁冠南撲地向前一跌，鐵棒剛好從頭頂掠過。卓天雄喝道：「這一下不錯！」左手成掌劈出。袁冠南含胸沉肩，毛筆在墨盒中一碰，往他手腕上點去。兩人數招一過，蕭中慧暗暗驚異：「這書生原來有一身武功，這次我可走了眼啦。」但見他身形飄動，東閃西避，卓天雄的鐵棒始終打不到他身上。蕭中慧暗自讚嘆：「老天爺，生眼睛，保佑這書生得勝，讓他助我脫困。」

（待續）

（待續）